

# 语素名物化与语素转喻造词

颜红菊, 罗渊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名物化现象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都有。在以往的研究中, 语法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颇受关注, 词汇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则不太受到关注。而对于词汇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也缺乏清晰的层次观念, 对语素层面的名物化缺乏充分的认识。这就导致一些分歧观点的产生, 如对“逆序类”结构是否存在的争论。名物化不仅发生在词层面, 也发生在语素层面, 其认知机制为转喻。明确语素名物化的观念对词汇语义和形式的理解有重要的意义。在意义方面, 转喻机制不仅使语素本身发生语义转化, 而且通过语义转指发展新的语义类范畴, 改造整个词汇语义系统。在形式方面, 语素不仅可以以本义参与造词, 也可以以转义参与造词, 从而提供高效的新词产生的途径。

**关键词:** 语素名物化; 转喻; 语素转喻造词

**中图分类号:** H14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6-0886-05

戴昭铭在比较句法构词和句法结构的差异时, 提出一种词化手段: 使用与句法结构相反的语序, 如, “熊猫、菜干、笔洗、门卫”等复合词中, 句法结构的修饰或支配的方向在词法结构中被颠倒了过来<sup>[1]</sup>。还有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如李行健<sup>[2]</sup>, 周荐<sup>[3]</sup>。他们把这些与句法结构语序相反的复合词结构类型称为“逆序类”。

“逆序类”结构的提出发现了复合词中的特殊现象, 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另一些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认为复合词不存在“逆序类”结构。王洪君从与自由短语的类比证明“打拳、养伤”等词是正常语序的动宾结构, 并非逆序的状中结构<sup>[4]</sup>。对“逆序定中式”复合词, 袁毓林认为句法对语义具有强制性, 在“火海、花海、人海”之类的复合词中, “海”受定中结构的强制, 语义发生变化, 产生新的语义<sup>[5]</sup>。冯胜利则把这种观点表述为“汉语的复合词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句法结构来实现的”, 认为: “‘豆腐干’, 其实不必分析成修饰与被修饰的‘顺序与现代句法偏正关系相反’, 因为这里的‘干’可以是一个名词。”<sup>[6](10-24)</sup>王洪君从语义上分析, 证明“韭黄、糖稀、菜干”等是正常的前饰后心的定中结构<sup>[7]</sup>。杨润陆也观察到造词过程中语素意义的变化, 指出语素的比喻用法会形成新的语义, “蚁蚕”和“蚕蚁”中的“蚁”由于在词当中的位置不一样, 意义就不一样, 作为前语素, “蚁”表示“像蚁的”, 是修饰语, 作为后语

素, “蚁”表示“像蚁的事物”, 是中心语。用杨润陆观点就能够解释“熊猫”也不是“正偏”结构, 而是正常的偏正结构, “猫”表示“像猫的事物”, 而相对的“猫熊”的说法, 其中的“猫”则表示“像猫的”<sup>[8]</sup>。

我们支持后一种观点, 认为“逆序类”的设立应该慎重。所谓“逆序类”复合词, 在句法上并未超出正常语序, 句法结构的强制性和语素义的发展对此作出了解释。在此基础上, 我们进一步提出语素名物化和语素转喻造词的观点, 解释“逆序类”复合词产生的语义认知机制。以往的研究, 把复合词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 没有认识到或者没有强调复合词有两个层面: 结构整体和构成成分, 即: 词和语素。“逆序类”复合词的观点的产生正是源于层次观念的缺乏, 没有认识到语素层面的语义转化。转喻认知机制不仅只在词的层面起作用, 也能贯彻到语素层面, 这就使语素不仅可以以本义参与造词, 也可以以转义参与造词, 从而产生新的造词途径。

## 一、语素层面的名物化及其转喻机制

### (一) 语素层面的名物化

名物化原本是在讨论主宾语位置上的动词和形容词的性质时提出来的。名物化观点认为, 主宾语位置

收稿日期: 2008-09-08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现代汉语复合词核心构词法研究”(08B023)

作者简介: 颜红菊(1970-), 女, 湖南宜章人, 文学博士,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句法学和语义学; 罗渊(1963-), 男, 湖南茶陵人, 文学博士,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修辞学。

上的动词或形容词从语义上看不表示实在的行动或性状, 而是把行动或性状当作一种事物, 它们已由“行为范畴”或“性状范畴”转入“事物范畴”, 在意义上已发生“名物化”。

在词汇系统中也有名物化现象。词汇系统的名物化现象在两个层面上发生, 即词层面和语素层面。

词层面的名物化, 如“编辑、管家、开关、盖头、绑腿、侍卫”。

语素也有名物化现象, 即动语素或形容语素不表示行动或性状, 而表示相关的事物。语素语义的名物化在形式上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种是附加形式标记, 最常见的形式标记是加后缀“一子”, 或者在语音上“儿”化, 如:

探子 刨子 盖子 夹子 套子 塞子 刷子  
垫子 扣子 摊子

拍子 卷子 干儿 扣儿 卷儿

一种是通过句法结构来实现, 即非名词性语素充当定中复合词的中心成分。戴昭铭认定“笔洗、耳挖、海鲜、唱段”等是内部结构和外部功能不一致的离心结构复合词, 这些词是偏正结构的名词, 但是, 中心成分是动语素、形容语素及量词性语素<sup>[1]</sup>。从语素名物化的观点来看, “洗、挖、鲜、段”是发生了名物化的语素, 这些词应该分析为向心结构。

## (二) 语素名物化的转喻机制

语素发生名物化的认知机制是转喻。转喻是用一个概念来指称另一个概念, 是两个相关认知范畴之间的过渡。

转喻使概念之间实现转指。发生转指的概念往往属于同一个认知框。当我们从认知机制上来认识语素名物化后, 我们会发现, 不仅动作、性状可以转指事物, 事物与事物之间也可以发生转指。因为, 动作、性状可以和事物属于同一个认知框, 事物和事物也可以属于同一个认知框。这样, 语素名物化便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系统: 语素转喻系统。在这样一个统一的系统中, 我们就能认识到, “笔洗、门卫、菜干、蛋白”并非是特殊结构的“逆序类”, 而是与“雨点、雪球”一类构成一个完整、平衡的网络, 有相同的结构形式, 有统一的认知基础。我们下文的讨论就在语素转喻的基础上展开, 而不局限于语素名物化。

需要指出的是, 词层面和语素层面的转喻会产生不同结构的复合词。词层面的转喻是词义与词义之间的转指, 构成词的语素没有发生变化, 词的内部结构也没有发生变化, 因此, 发生转指后的词就成为内部结构和整体功能不一致的离心结构复合词。如名词“管家”为动宾结构, 是动词性结构的名词。语素层面的

转喻是语素义与语素义之间的转指, 语素义发生了变化, 这就使发生转指后的语素在语义上与复合词整体保持一致, 也保持了复合词内部结构与整体功能的一致, 构成的词是向心结构复合词。如“笔洗、耳挖”中的“洗、挖”是用动作转指工具: “清洗工具、掏挖工具”, “笔、耳”则从工具适用对象来限定工具, “洗、挖”通过转喻机制实现名物化, 获得定中结构中心语素的地位。

## 二、语素转喻造词

我们可以把意义发生转指的语素称为转喻语素, 语素发生意义转指后参与造词称为语素转喻造词。转喻语素通常通过两种方式构词, 即前文所提到的附加形式标记和充当定中式复合词的中心成分。下面我们通过定中式复合词的转喻语素来分析语素转喻的方式。

### (一) “动→名”转化

动语素充当定中偏正复合词的中心语素, 在定中偏正结构中, 不再表示动作, 而是表示与动作有关的事物。

朱德熙指出转指的意义“跟谓词所蕴含的对象相关”, 并据此把句法平面的转指分成转指施事(开车的)、转指受事(新买的)、转指与事[我借钱给他的(那个人)]、转指工具[吃药的(杯子)]等几类<sup>[9]</sup>。在定中复合词中, 动语素的转指类型主要集中在“施事”“受事”“工具”三类。

#### 1. 动作转指施事

钟摆 下摆 耳垂 随从 侍从 铁搭 向导  
先导 树挂 戏迷 财迷 密探 敌探 门卫 后卫

#### 2. 动作转指受事

##### (1) 动作转指动作对象

煤耗 至交 知交 电视 牌示 成说 邪说  
地摊 奇谈 美谈 军需 人选 文选 家训 遗  
训 异议 决议 冷饮 热饮 矿藏 库藏 库存  
史抄 条陈 军备 统称 爱称

##### (2) 动作转指动作结果

牙雕 泥塑 木刻 食积 奶积 海禁 党禁  
手印 烙印 肉冻 鱼冻 花卷 烟卷 麦垛 死扣  
绳扣 目录 语录 纸捻 灯捻

#### 3. 动作转指工具

书包 平刨 槽刨 花插 花托 油提 鞋垫  
塔吊 耳塞 牙刷 轮渡 锅盖 卷夹 字据 衣扣  
椅披 衣饰 被套 笔洗 刀把

#### 4. 动作转指时间、地点

春分 秋分 故居 蜗居 新居 肥缺 遗缺  
墙拐 门拐

## (二)“形→名”转化

形语素充当定中偏正复合词的中心语素,在定中偏正结构中,不再表示性状,而是表示与性状有关的事物。王洪君指出“糖稀、韭黄、虹彩、菜干”等结构的结构义是“质料+特性物”,后字转指名性义,是“全词的心”<sup>[7]</sup>。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指出,处于中心语位置的形语素的性状是其转指的事物所具有的突出特征,用本体具有的突出特征来转指本体。这种转指结构不仅可以转指“特性物”,还可以转指“特性人”“特性时间”“特性地点”。

### 1. 性状转指物

蛋白 眼白 口红 鸡黄 蛋黄 石青 蛋清  
铜绿 石绿 特长 檀香 沉香 家丑 饼干 菜干  
列强 家私 酒精 味精 麦精

### 2. 性状转指人

遗老 先贤 前贤 时贤 群雄 奸雄 家严  
家慈 少男 少女<sup>①</sup>

### 3. 性状转指时间、地点

农忙 农闲 河曲 名胜 天险 山险

## (三)“名→名”转化

这种转喻没有造成语素语法性质的改变,但是,改变了中心语素的语义类范畴,是用一个事物语义类转指另一个事物语义类,是事物语义类内部的转指。

“烟卷、雪花”,周荐认为它们是“事物+形状”配列,是表形状的后字修饰、限定表事物的前字<sup>[3]</sup>。“烟卷”我们前文已分析,属于“动作转指动作结果”一类的“动→名”转化。对于“雪花”,王洪君指出:“其实,汉语中表形状的单字也可以转指具有该形状的事物,因此也完全可能做中心语。做中心语还是做修饰语,表形状还是表具有该形状的事物主要看为事物命名时的着眼点。”把“雪花、雪片、雪粒”的结构分析为“质料+特形物”,“表形状的单字在后”,“是全词的心”。

仔细分析,“雪花、雪片、雪粒”转指“具有该形状的事物”的认知机制是不同的,“雪花”通过隐喻机制实现语义类的转换,而“雪片、雪粒”则是通过转喻机制实现语义类的转换。

这种“形状→具有该形状的事物”的转指,只是“名→名”转化中的一种情况,另一种常见的还有“部分→整体”的转指,即构成部分转指包含该构成部分的整体。这两种情况具体例子如下:

### 1. “形状→具有该形状的事物”转指

门板 手板 电棒 冰棒 林带 脐带 汗滴

水滴 泪滴 雨点 墨点 耳朵 花朵 云朵 钢管  
气管 冰棍 拐棍 卵块 铁块 车列 刀片 麦片  
雪片 煤球 月球 松球 花束 光束 钢丝 钨丝  
烟丝 铁丝 发条 金条 面条 封条 气筒 电筒  
袖筒 药丸 泥丸 弹丸 光线 粉线 麻线 棉线

### 2. “部分→整体”的转指

形骸 病骸 遗骸 羊毫 狼毫 活口 铁矿  
煤矿 油轮 江轮 渔轮 棉绒 丝绒 呼声 选手  
能手 打手 国手 名嘴 国脚

## 三、语素转喻造词对新词发展的作用

复合词的创造过程对应着认知实践的深化过程,是创新意识和思维方法在词汇发展中的体现<sup>[10]</sup>。语素转喻造词开辟了一条新词发展的途径。通过转喻机制,一些新的语义类范畴得到发展,并通过转喻语素表示出来。因此,语素转喻造词是通过转喻语素建立新的语义类范畴来完成新词的发展的。

通过前文各例,我们能明显地感到,转喻语素表示语义类具有曲折性和特异性,如果不从词义整体、不从整个系统出发,的确难以作出正确的语法、语义分析。这正是把语素转喻造词误解为倒序结构,从而被排除在系统之外的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转喻语素不是直接表示语义类,而是通过转喻机制转指,语义的曲折性妨碍了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实际上,很多转喻语义类已经成为固定用法,能够以转指的语义类单独出现,这就是那些有形式标记的语素转喻构词。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这些词的语义类都不是直接表示,而是由表示相关语义类的其他语素转指表示的。除前文各例外,再如:

棒子 棍子 条子 管子 筒子 丸子 线儿  
条儿 球儿 块儿 丝儿 片儿 棍儿

但是,很多是不能单独出现的,只能与别的实语素共同构词,并且是在固定位置出现,即定中式偏正复合词的“正”语素的位置。特别是像“笔洗、树挂”这种组合能力极弱、能产性极低的转喻语素,理解起来就更困难。

其次转喻语素表示的语义类的范畴具有特异性,突破了人们一般的分类习惯,这也极大地阻碍了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我们认为,这种分类方式,按照利奇<sup>[11]</sup>的观点,可以认为是语言中具有主观性的通俗分类。

利奇把语言的分类分为两种:“专业性分类”和“通俗性分类”,并指出“我们不需要用语义对立和它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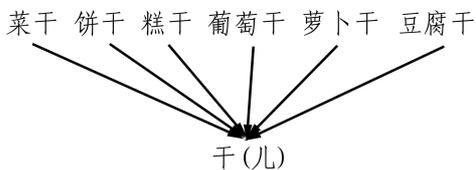
相互关系来反映科技思想范畴: 我们关心的是‘通俗分类’, 即在语言的一般用法中所反映的那些事物的日常分类。在许多例子中通俗分类都涉及到科学家认为是错误的分类: 例如, 在英语历史上, worm 这个词既用于蠕虫也用于蛇, fish 这个词曾用于表示鲸鱼。对现代英语试图进行‘通俗分类’的困难之一是专业性分类(例如生物学在纲、目、属、种等方面的分类)对语言的非专业普通用法的不同程度的干扰。专业性分类比通俗分类结构更加严密。”<sup>[11](158)</sup>

专业性分类不仅比通俗分类结构更严密, 而且更客观, 与客观世界的范畴等级系统是一致的, 系统内部有自身的规律, 不受人的主观认识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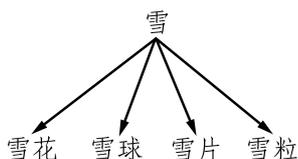
但是, 分类毕竟是主观认识活动, 并且跟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总是带有人主观印记, 通俗分类则带有鲜明的主观性。

主观性对分类的影响, 在语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关于这一点, 利奇也有论述: “人们用语言来划分事物类别的方式, 有时显然是以人为中心的。举例来说, 在英语中与从生物学角度的范畴如狗、树、蔬菜等相并列的范畴有害虫(‘有害的动物’)和杂草(‘有害的植物’)等。同一种植物(例如金风花)根据长在花园里还是花园外, 可能被划分为‘杂草’或‘花’。”<sup>[11](37)</sup>

利奇的例子说明了有些分类是从人的利益角度进行的, 以此说明“人们对事物的分类受文化规范, 而不是受外界客观事物的支配”<sup>[11](37)</sup>。通俗分类中有很多在专业性分类中所没有的类, 这些类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需要, 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归纳出来的, 根据某一性质、某一形状、某一功能等, 都能把专业性分类中不同类的事物归为一类, 或把同类的事物分为不同的类。前者如:



后者如:



这样, 由语义特征转指的语义类是有一定的抽象性的, 要正确理解, 首先当然要有“通俗分类”及“分类的主观性”的观念, 其次, 还要从整个语言系统中去分析具体的词, 不要孤立地看。例如上例“雪”的

四种形状类, 其实是分属不同的义类范畴的:

雪花	雪球	雪片	雪粒
泪花	煤球	唱片	米粒
浪花	棉球	弹片	饭粒
烟花	松球	药片	豆粒
刨花	铁球	图片	盐粒

在这个系统中, 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 “雪花、雪球、雪片、雪粒”的确已经不再仅仅是“雪”, 而是“具有某种形状的雪”, “特形物”已经构成一个新的语义类系统; “雪”不再表示事物类, 而是作为特征, 与同类别的其他事物区别开。

这类词被一些人认为是前正后偏的“倒序”偏正复合词。王洪君把这类词的语义结构分析为“质料+特性物”、“质料+特形物”, “雪”表示的特征确定为“质料”, 这是非常精到的解释。但是, 我们从系统中去观察, 就发现, 这只是转喻语义类复合词语义结构中的一种, 除了“质料”, “特性物”、“特形物”还有别的语义特征, 它们一起构成转喻语义类的语义特征系统, 如:

钢管 胆管 袖管 气管 血管 食管 吹管  
试管

“钢管、胆管、袖管”语义特征为“质料”; 后面的词语义特征则为“功能”: “气管、血管、食管”语义特征为语义类的功能对象, 即“管”的容纳物, “吹管、试管”语义特征为语义类的功能动作, 即“管”所能执行的工作。可见, “倒序”偏正复合词的观点把“质料+特性物/特形物”从转喻语义类复合词的系统中孤立了出来, 没有看到这类词背后所支持的整个系统。

所以, 无论是从充当中心成分的转喻语素所表示的语义类分析, 还是从附加成分表示的语义特征分析, 它们都在定中式偏正复合词的系统之内。

这样, 转喻机制为转喻语素转指语义类提供语义认知基础, 定中结构为转喻语素实现语义类转指提供形式手段。在造词活动中, 这些转喻语素成为新词发展的生长点, 也成为汉语词汇发展中辐射和辘聚的中心<sup>[12]</sup>, 围绕它们, 不但可以发展新词, 还能发展新的词群。

## 四、结语

名物化现象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都有, 有统一的认知机制, 即转喻, 但是在不同的层面会有不同的形式表现。在以往的研究中, 语法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颇受关注, 词汇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则不太受到关注。而对于词汇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也缺乏清晰的层

次观念, 对语素层面的名物化缺乏充分的认识。这就导致一些分歧观点的产生, 如对“逆序类”结构是否存在的争论。名物化不仅发生在词层面, 也发生在语素层面。明确语素名物化的观念对词汇语义和形式的理解有重要的意义: 在意义方面, 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词及语素的意义, 转喻机制不仅使语素本身发生语义转化, 而且, 通过语义转指发展新的语义类范畴, 改造整个词汇语义系统; 在形式方面, 为我们正确分析词的构造提供语义基础, 语素不仅可以以本义参与造词, 也可以以转义参与造词, 从而提供高效的新词产生的途径。

#### 注释:

①“男”“女”作“性别”解时, 《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确定为表属性的形容词, 在“少男”“少女”中, 转指相应性别的人: 男性人——男子, 女性人——女子。与此相类的问题是学界曾关注的“鸡公”和“公鸡”, 对于“鸡公”的构造, 也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是逆序的偏正式, 即“正偏式”, 一种认为是正常的偏正式, “公”是名词性的。后一种观点与本文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公”和“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也被确定为表属性的形容词, 在“鸡公”中, 转指相应性别的动物, 意为“雄性动物”。不过, “鸡母”不太常见, 这也有原因。“鸡公”和“公鸡”实际上在不同的方言区通用, “公鸡”主要在北方方言区, “鸡公”主要在南方方言区。而南方方言区表示“雌性”很多用“婆”, “鸡母”不常见, “鸡婆”倒是很平常了。在笔者从小生活的湖南宜章、临武等地, 就有很整齐的“公”“婆”转指“雄性动物”“雌性动物”的系统: 鸡公、鸭公、猪公——鸡婆、鸭婆、猪婆。并且这个格式可以类推: 鱼公——鱼婆、狗公——狗婆、兔子公——兔子婆、猫公——猫婆……“公”“婆”通过转指, 产生的不但是新的语义类, 并且是

可以进行众多下位分类的语义类。不过, 由于在语料中所见“性状转指动物”, 除“公” (“母”“婆”) 外, 似无他例, 因此未专列一类。

#### 参考文献:

- [1] 戴昭铭. 现代汉语合成词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的关系[J]. 语文研究, 1988, (4): 21-28.
- [2] 李行健. 汉语构词法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关于“养病”“救火”“打抱不平”等词语的结构[J]. 语文研究, 1982, (2): 61-68.
- [3] 周荐. 语素逆序的现代汉语复合词[J]. 思维与智慧, 1991, (2): 36-38.
- [4] 王洪君. 从与自由短语的类比看“打拳”“养伤”的内部结构[J]. 语文研究, 1998, (4): 1-11.
- [5] 袁毓林. 论句法的强制性[J]. 汉语学习, 1988, (1): 6-10.
- [6] 冯胜利.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7] 王洪君. “逆序定中”辨析[J]. 汉语学习, 1999, (2): 8-9.
- [8] 杨润陆. 由比喻造词形成的语素义[J]. 中国语文, 2004, (6): 563-573.
- [9] 朱德熙. 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J]. 方言, 1983, (1): 16-31.
- [10] 胡剑波. 论非语言符号中的象似性[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 120-123.
- [11] Leech. Geoffrey Semantics [M]. 1974. 利奇, 语义学, 李瑞华, 王彤福, 杨自俭, 穆国豪,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 [12] 陈立中, 张娟. 辐射与辘聚——汉语词汇发展中的嬗变和回归[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6): 76-79.

## Morphemic nominalization and formation word by morphemic metonymy

YAN Hongju, LUO Yuan

(School of Huma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Nominalization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t different levels in language system. Although the nominalization in the grammar system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s, the nominalization in the lexical system has been largely ignored in the literature. There has not been consensus on this concept due to the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n the nominalization in both language and lexical system. There has been different argument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reverse order’ structure. Nominalization occurs not only at word level, but also at morpheme level, and its cognitive mechanism is metonymy. To definite the concept of morphemic nominalization is important for understanding both lexical meaning and lexical form. In meaning aspect, metonymy mechanism not only transfers morpheme meaning, but also expands new sense category by transferring meaning, and transforms whole lexical semantic system as well. In form aspect, morphemes can form words not only by original meaning but also by transferred meaning; formation word by morphemic metonymy provides an important way for producing new words.

**Key Words:** morphemic nominalization; metonymy; formation word by morphemic metonymy

[编辑: 汪晓]